



4997
14



4997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二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桓勝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
名南友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

三國志

魏書三三桓階

一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中島謙吉氏贈

自守義

皇會堅擊劉表戰死階昆難誨表乞堅喪表義而與
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
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
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
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
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
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
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
應不亦呼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
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

從人義

義

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
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
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
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
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
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敢言

是冠之仁一本作位
大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
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天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
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森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

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見等勢不便，取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

與之援不
如為之勢
高論

植嘉

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議，皆

陳羣祖寔
父紀叔父

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諱字季友。魏書曰：寔德冠當
 時，紀諱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
 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
 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諱為司空掾，
 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
 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
 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
 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爭會其葬者
 三萬人，相知其交亦雜矣。先賢行狀曰：大將軍
 制縗麻者以百數。

若如此黨
 禍必不免
 何迷者之
 過也

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
 著而諱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
 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諱
 之形象。

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
 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
 疆，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

陳矯
戴乾

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
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
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
以為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
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
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
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
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乎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

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
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
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
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
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
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

惟本作雅非

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仗名義，不以非道假入。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存，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

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于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相望，至治唯存。以崇德布化，惠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

十

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廡博

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舌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制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表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

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
 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
 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
 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
 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
 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
 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
 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
 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

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
 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
 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
 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
 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因將何以
 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
 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
 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
 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斬礮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譏邪？况乃魏氏左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

責過矣非其立意之

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高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

陳羣

吾亦欲放
之不欲善
歸於下也
厚見此意

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論議顧其人何如耳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

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陳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

刃而一本而作以

稽

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詐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

泰之謀也
淮亦受言
之勸
邊臣同心

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拜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

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
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
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
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
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
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
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
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
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

圍在必救
談者猶紛
紛坐無識
一作隄到隴西艾
等字非

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
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
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
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
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牧
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
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橫楹三月乃成拒堙
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
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設伏與震懼兵機舍粹皆有之何如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

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

敢字疑

陳羣奏

辨

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下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遣爾那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待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假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

武陵

戰立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陵亦與泰善文王問陵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陵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

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
爲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在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大傅司
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
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
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
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
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
太常未議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
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

名德之難
如此語繪
新貨

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此其以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
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
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
著勳前朝改封溫爲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
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
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

三國志 魏書二十三 陳羣泰 左

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講爲功曹使矯誦誦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

訂讀不誤

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邨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斷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存胎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胎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剖腹內胎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

爲狄人所食一本無人字非

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伐勃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在歷年矯以爲周有二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譏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難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

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勤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卽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

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驎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予以金五銖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

策 收人 才

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非議者以其罪罪之

予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祭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三國志

魏書

大

薛

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
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
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
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泰山
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
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
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
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

扈

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
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
發于今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
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
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
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
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
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

桓範

除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誅，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舅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

而巴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所獲，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嗚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勗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勗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

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
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
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
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
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
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
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
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
友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
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

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
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請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俗
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
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
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討興武事茲荅曰亂生
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

觀入妙

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樊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罔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售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

豪傑

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

三國志

魏書三十一 衛臻

三十一

律

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定文
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
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
之舉開拔奇之津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
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
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
大夫是時帝左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
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
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
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

上

二語盡吳
人之態

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中朱
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
勢以綴征南取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
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
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
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
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
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
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
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

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
妄矣儉行軍遂不秣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
爵長垣侯邑千戶其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
而左奇貴臨苗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
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
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
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
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疆秦留侯頤神不忘楚
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傅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
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
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
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
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
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
左思吳都賦叙及注叙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
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愚楊駿親理塞路
疑脫誤

盧毓

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墮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其商容

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醪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

寧拂上以
惠民豈止
不事上官

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
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
牢合鬻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入之罪
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
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
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
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
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
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

循吏

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
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
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
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
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
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
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
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
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
詔曰官入秩有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

三國志

魏書

盧毓

三

鄭冲
阮武
孫扈

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誼。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

韓暨
崔林
常林

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擢其黨，從毓僕射，以待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

按毓有欽珽二子則一子當襲封而以孫藩為後何非是事之不通者

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立，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

盧欽子淳

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淳，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淳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秘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字子諒，溫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謙別傳曰：謙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

盧謙

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謀之曾孫

詔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三國志第二十二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以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三國志

和洽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
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臨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臨危於死亡食貨志曰臨危
若是注曰臨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日

臨危曰臨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
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
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
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

猶愈於會

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滿長吏過
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
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
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嘒繼也今崇一概難堪
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
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况其所終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
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
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
肆儉足申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

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珣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矣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竝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策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

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諛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左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

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
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
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
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
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
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
蠲煩費以專耕農是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
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
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
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

按韻會禽支
韻音離引洽傳

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
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
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
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
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
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禽嗣
禽音離禽弟迥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
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疑然不
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

樊子昭
虞永賢
李叔才
郭子瑜

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
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撰
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
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
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
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憤之肆出虞永賢於牧
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鞏馬之吏援楊
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

採

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
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
採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
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
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
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饗餐放流潔士盈
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
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
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鄴陵令方正徵
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

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

常林字伯樞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寧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稍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樞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資舉宗惶怖不

治

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

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冀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陸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貧其資貨林率其宗

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
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
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繹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寧南
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
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
扇動文帝欲親帥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
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
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
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
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

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
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
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
趨吏聲不以爲可林夜趨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
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爲廷
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
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
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

大雅

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跋踰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為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皆嗣為泰山太守坐法誅貴弟靜紹封

吉茂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皆坐稱疾為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存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

三國志

魏書卷三十三 常林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五
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
中病亡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
行則步涉食則菜菹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
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
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
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
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
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
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

情至

沐並

茂同產兄黃以十一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
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
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
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
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
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長繇或以茂為
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哀紹父
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
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
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五 常林

九

按官無首見不成文理
下未字本是米官也
有見米美我自了了
故誤耳
福齋

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
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
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
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
遂收欲殺之肇髮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
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
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什食
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
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
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

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
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
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
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
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
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番其
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
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
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
芻狗諒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

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其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柳玉牀象枉殺人以狗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太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存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

奄忽一本作奄然非是

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黃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牀又執豫掘瑄戒氣絕令一人舉屍卽瑄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貴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

搏當作搏

時苗

三國志

鬼書三卷常林

七

居官自當
如此以為
激考必會
也

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行風靡揚州治
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
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
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
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
薄羸音飯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
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
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
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大官令
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有不能寬然紀人之

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
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
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
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
古人審於
趨乳保族
里而有餘
年人藉於
趨利備一
身而不足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
之俊以兵亂左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
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
通其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
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

三國志
魏書二十三 楊俊

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然實理但有優取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

王象

審固
衛恂

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勸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宜力輦轂感帝之戴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富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

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宜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爲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一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

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後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血性人

杜襲安
祖根

杜襲安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
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
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
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
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
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
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
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
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

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
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
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
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
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
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
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刃誅訖車載城外
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自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
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

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
 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
 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避
 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
 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
 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
 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
 鳳翔豈譏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
 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

方略

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
 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
 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
 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
 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
 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
 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
 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
 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
 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

恣

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杜子緒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檀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祭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

杜襲適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

諺曰：太祖橫乃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多言之，何待下之邪？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

惟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况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

三國志 魏書 趙儼

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詐儼謂欽曰
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
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請太祖太祖以儼為朗陵
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
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
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
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左今
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
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

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
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
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
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
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
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
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
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賡記通
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

是

不協之明
別用并參
訓諭可以
兼制

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
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
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
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
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

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
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太祖
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
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
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

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着
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
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
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乏行者
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
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
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
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
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
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

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軀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

定變

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具

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

實通

魏書卷之三十三

七

料事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
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
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
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
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
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
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
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
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

權誦謀悉
為所破

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
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
孤逆，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
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
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
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
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
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
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

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身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

生亦不可宜不可

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父茂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條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入而不能為

定論

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
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
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
諛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
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
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
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
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
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

略

略

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
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
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
問至乃遣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
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
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
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荆
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
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人爲

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繼藜藿以自供又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傘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

雅要容疑

公論

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

文章叙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

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頽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

書郎早卒頽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歷少弟微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叡王弼管輅諸傳微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少與瑯琊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

淹一作達

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庠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嚴幹等

嚴幹

辨
田

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宥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薛幹不

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卽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宜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議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擢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

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

雜評

雜評

縛

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杖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替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待

原乏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而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入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

黃朗

赴

惠陽

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儉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

揚

感激躡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

林一作於非

三國志

魏書

三

世之美士也至於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於大夫告老不美矣哉

三國志

